

集選司更迭



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爾菲波科·衛大

行發店書駝駱

譯斯秋董

集 選 司 更 迭

DAVID COPPERFIELD

爾菲波科·衛大

譯 斯 秋 董 著 司 更 迭

(上)

1947.6



爾菲波科·衛大

著者迭更司	譯者董秋斯	出版者駱駝書店	定價四十四元五角
-------	-------	---------	----------

◇有版權◇

中華民國卅六年六月初版（一五〇〇冊）

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 上 *

著者敘

我在本書原敘中說過，在剛剛寫完本書後的激動心情下，若要離得遠遠地，懷着這個冠冕堂皇的標題所似乎需要的平靜態度，來談論這部書，我覺得是不容易的。我在這部書上的興趣是那末新鮮，那末強烈，我的思想是那末悲喜交集——喜的是一個長久設計的完成，悲的是許多伴侶的別離——我大有用個人心事和私有感情使讀者厭煩的危險呢。

此外，關於這個故事，我所能說的一切對題的話，我都用力在書中說過了。

在一種經過兩年的想像工作的結尾，這枝筆是怎樣悲哀地放下；或，當著者頭腦中一羣人物就要永遠離開他時，他怎樣地覺得彷彿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入淡忘的世界；知道了這個，或許與讀者沒有什麼關係吧。不過，我沒有別的可說了；除非我不得不招認（或許更不重要了），從來沒有人在讀的時候比我在寫的時候更相信這一篇故事的真實性了。

這些招供在目前是那末老實，我現在只好再告訴讀者一樁心事了。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愛這一部，大家不難想到，對於我的想像所產生的每一個孩子，我是一個溺愛的父母，從來沒有人像我這樣深深地愛他們。不過，正如許多溺愛的父母，我在深心的最深處有一個得寵的孩子，他的名字便是大衛·科波菲爾。

著者傳略

在英國文學中，大概沒有一個作家的人格，我們覺得比狄根斯的人格更有風趣的了。他的著作有一種親切的迷人的力量；他的著作是那末懇切，那末滿具天然的慈愛，蓬勃的興致，那末滿具訴於我們的良心的東西，使得我們急於認識作者。在英國文學中，大概也沒有一個作家使我們覺得那末愜意。在狄根斯和他的讀者之間，沒有不公開的界限。他是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的化身，他的著作是藝術品，也是一種天下人家的呼籲。這一切以一種奇特的親切意味使我們傾向他。他的私生活對我們有一種意義，與那使我們研究密爾頓（Milton）或司各脫（Scott）等人的傳記的好奇心完全不同。

此外，在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狄根斯曾經把事實與虛構混合起來，有許多地方表明這小說是一部自傳，久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了。不過直到他逝世以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弗斯特爲他寫的傳記出版以後，大家才知道，在那最悲慘的幾章中，那個青年主脚不折不扣是青年狄根斯。也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對他的生平不得不在局部認識之外多知道一點別的。

但因專門列敘事件及其年月的傳記，不但讀起來使人覺得沉悶，也不能使人多知道性質和品格，所以我們僅從他的生平選擇那些足以使我們瞭解狄根斯這個人的事件，並且盡可能用他自己的話把這些事件寫出來。

幾乎任何一本狄根斯的小說的讀者，尤其是老玩具店、奧和威·退斯特、當貝父子公司、大衛·科波菲爾的讀者，有一件事不會忘記，便是狄根斯對兒童生活的親切瞭解。他對處境悲慘的兒童所作的描寫，是英國文學中從來不會有過的，在這一方面，若不把雨果除外，也是任何國文學中從來不會有過的。兒童的靈魂可能是很簡單的，但大多數小說家倘不具有幾乎完全的同情心，便不能加以分析。同情軟弱的和困苦無告的人，特別是兒童，乃是狄根斯的主要特性之一，因爲他對若干兒童所感受的悲哀的知識得自他自己最早的經驗。他對他的童年具有牢固的記憶。他在大衛·科波菲爾第二章中寫道：「假如我

在這傳記中寫下的東西，有什麼表明我是一個具有周密觀察力的孩子，或是一個對童年生活具有健康記憶力的成人，我沒有疑問地主張這兩種特性的所有權。」

童年

當狄根斯（Charles Huffam Dickens）在波特西降生時（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他的父親是波次茅斯海軍庫的會計員，家境不算不好。不過憂患的日子在將來。那個父親先被調去倫敦，後又被調去查坦木，每調一次，薪金便減少一點，那個愈來愈大的家庭（一共有八個孩子，狄根斯是排行第二的最長的男孩，）愈來愈成為那本來不多的進款的填不滿的深坑了。

他的最早的記憶上溯到家居波特西的時候，以及住宅前面的小花園。不過那時他的年紀太小了，只能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直到他們在倫敦住了兩年以後遷去查坦木的時候（一八一六年，）才可以說他的自覺的教育已經開始。他那時是四歲大，一個非常長於觀察的孩子；他從那地方帶去的記憶終生不忘，其中有許多後來被寫入他的書中和小說中。

在大衛·科波菲爾徒步去斗佛姨婆處那孤苦伶仃的旅途中，他睡在與哨兵的足音為伍的一尊大砲旁，那地方便是查坦木。他在他的第一部偉大作品匹克威克中描寫的，是查坦木及其四圍的景物：「似乎是兵士，水手，猶太人，白聖，小蝦，軍官，和船廠工人。」他在他那未完成的小說艾德溫·杜魯德中重新提到的，是查坦木及其羅徹斯特的隣鎮。他終生覺得那個市鎮和鄰近的市鎮和肯特的小村子是英格蘭最可愛的地方，因而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地方。相去不遠是因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世著稱的加茲希爾，後來狄根斯在那里置下與他的關係最密切的住宅。在非經商的旅行者中，他把自己描寫作這樣一個小男孩：讀美那地方，瞻望夢想實現時的將來。

「你羨慕那所房子嗎？」我說道。

「一點也不錯，你老。」那個很奇怪的小男孩說道，「當我還不到九歲的一半的時候，被帶來看它是給我的一種優待。現時我是九

歲了，我獨自來看它了。自從我能記事以來，我父親見我那末喜歡它，時常對我說道：「假如你很節省而且努力工作，有一天你可能住在它裏邊呢。」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呀！那個很奇怪的小男孩說道，低吸了一口氣，又盡力看窗外的房子了。

聽那個很奇怪的小男孩這樣說，我大吃了一驚，因為那所房子碰巧是我的房子，我也有理由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他是一個多病的孩子，時常感受劇烈的痛楚。結果他的娛樂大部分屬於想像。正如小大衛·科波菲爾，他旁觀別的孩子們遊戲，一段階梯，一片樹林，或一塊墓地，便足以使他想像出一個熱鬧場面。正如小大衛·科波菲爾，一開始由他的母親教他，後來隨同他的姊姊梵妮入了吉爾斯先生所開辦的一個走讀學校。

概括地來說，他在這水陸兩棲的市鎮中的經驗並非不快活的。在學校兒童中間，他有幾個游伴。不過他所喜歡的姊姊梵妮，乃是他的最親密的伴侶。小說一個兒童關於一顆星的夢是描寫他和他的姊姊的一幅畫，因為他們時常看一顆明亮的星升起，他們喜歡把那顆星喚作他們自己的，並且敘述那顆星怎樣展開他們的想像和愛情。他是一個大讀書家，當別的孩子們從事比較激烈的運動時，他便專心讀天方夜談和菲爾丁·斯摩雷特·勒薩日·西凡提斯的小說，正如大衛·科波菲爾，這些小說是他從他父親家中一間被遺忘的書室中發見的。狄根斯從這些來源養成最早的對書的嗜好，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他後來不能作很多有系統的誦讀了。正如大衛·科波菲爾，他用一隻鞋楦的軸心武裝起來，自以為是皇家海軍的烏有艦長，在家中高視闊步，從事冒險。他從幼年便喜歡寫作和演劇，這兩種嗜好都可以使他快活。他在很小的年紀寫成題名印度蘇丹密斯拿的悲劇，顯然是以魔神故事之一作藍本的。正如大衛·科波菲爾，他喜歡說故事，假如沒有別的聽者，便對自己說。他會唱滑稽歌並加以表演，這是他時時奉命在客人前炫示的一種才能。

因為很小的孩子覺不出貧乏的壓迫，像這樣他在查坦木度過了五個年頭，並非完全不快活的。他對華盛頓·歐文把自己形容作「很小的不大有人關心的孩子」，不過他後來回顧這些經驗，依舊看作他的幼年生活中最快活的。他這時最壞的地方是太孤寂，而這一點或許使他提前認識自己，也使他後來格外同情孤寂的兒童。

但是，當那個家庭又遷去倫敦時，由於政府方面某種經濟觀念，那個父親的進款又減少了，情形變得更壞了。他們住在坎頓區（接近倫敦市外最窮苦的部分）北漢街上一所寒酸的寓所裏，隔壁住有一個洗衣婆，對街是一個波街警官，那個九歲的孩子當然覺得寂寞和荒涼了，他不能在田野裏遊玩，因為那里沒有田野，他也不能與別人結識。那所房子的樣子大致與密考伯入巴洛監獄前夕所住的地方相同。「在北漢街的小頂樓裏，當我想到因失去查坦本而失去的一切時，只要讓我再去任何別的學校，去任何地方學一點什麼，我肯給出我所有的任何什麼呦！」

那個小男孩所感受的最大痛苦是，完全沒有人照顧。那個父親的諸多不幸，債務，因愈來愈大的家庭而有的愈來愈大的用度，使得父母無法再去注意那個敏感的緊張的小人兒了，他的唯一的慰安是從舊圖書室中帶來的幾本書，但是，過了不久，連這幾本書也一點一點地落入舊貨商手中了。「倘非上帝見憐，專就我所受到的照顧來說，我可以很容易地變成一個小強盜或小流氓呢。」

在寫作大衛·科波菲爾幾年以前，狄根斯寫過一部自傳的一部分，敘述這幾年在倫敦的艱苦生活。後來他幾乎把這全部材料用進那部小說中，只把人名和地名換過。他後來把原來的自傳託付他的最親密的朋友約翰·弗斯特，也便是爲他作傳的人，使我們大喫一驚，我們發見大衛·科波菲爾第十一章和前後各章中的若干部分幾乎是逐字從他自己的傳記中搬過來的。下面的句子都是從那個斷片中引出來的。

密考伯先生這腳色通常以爲影射這一困苦時期的狄根斯的父親。沒有疑問，密考伯的畫像的若干部分是以老狄根斯爲模型的。但是，除了誇張的語法和「人類胸中永存的泉源」的希望外，兩個人中間沒有相同的地方。正如許多別的小說家，狄根斯不得不運用身邊的材料製造他的人物，他把若干相識放進他的小說中。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可以斷言：在他那最成功的腳色之一的描寫中，他斷乎沒有意思毀謗他的父親。當大衛·科波菲爾的若干章出版時，他的父親正處在將死狀態呢。他很佩服他的父親。「我活得愈久，我愈覺得他好。」又說，「我知道我父親不愧是一個仁慈的寬厚的人，他對他的夫人，或孩

子們、或朋友們的行爲，我所能記得的每一件，都是稱頌不盡的。……不過，由於他的性情的隨便，也由於他的生計的艱難，這時似乎完全失却教育我的念頭，也完全失却我在那一方面或任何方面對他有任何權利可主張的觀念。因此我退化到在早晨替他和我自己擦靴子，幫助那個小家庭的工作，照顧我的弟妹（我們現時一共有六個）擔任那種起於我們的貧窮的生計的貧窮的差遣。」

狄根斯用密考伯家在倫敦的困難半莊半諧地寫出那家庭的不幸。同一可怕的「契據」，或折中償債問題，像烏雲一般懸在那個不幸的家庭上，也必然是那貧乏的餐桌上時常談論的題目了。那個母親也會開辦一個喚作狄根斯夫人學館的女校，藉以挽救家庭的命運。自傳中關於這一不成功的嘗試的敘述，所用的文字與大衛·科波菲爾裏邊的完全相同，只把姓名換過。分享狄根斯家的命運的那同一「骨頭兒」後來成了密考伯家的僕人。此外，首出家庭悲哀之上，老狄根斯先生在耗盡所有資產之後被捉進馬勾息監獄，那個十歲大的孩子所留下的印象是：「當時我真地相信他們傷了我的心。」

正如小說中那個小主腳，實生活中的小孩是經常的探監者，把父親的平安消息帶給空無所有的寓所中的家庭。不刮臉的隊長和他那些不整潔的同伴們，借來的刀叉，家具和書籍的典當，醉酒的書商和他那衣衫襤褸的老婆，一字不易地出現於他那未完成的傳記中。最後，正如密考伯家，狄根斯家遷入馬勾息監獄，小狄根斯則僑居坎頓區的小學院街，而住的是後來在當貝父子公司中以辟普太著稱的一個女人。

我買了一個便士的廉價麵包和約值一個便士的牛奶作我自己的早餐。我把另一小塊麵包和四分之一磅的乾酪收藏在一個特殊的櫃子裏的特殊的架子上，作我夜間回來時的晚餐。我知道得很清楚，這就用去六七個先令中的一大筆了；我整天留在鞋墨店中，整星期都要用那一點錢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我相信我的房租由我父親付。我自己確乎不曾付過，從星期一的早晨到星期六的夜間，我確乎得不到任何別的補助（我相信，作衣服除外）。沒有勸告，沒有指導，沒有鼓勵，沒有慰安，沒有支持，來自我能記得起的任何一個人，確乎這樣的。

坎頓區離馬勾息監獄是那末遠，那個孩子每星期只能與他的家人團聚一兩次。他勸說他的父親，結果在包洛的蘭特街一個破產法庭代理人的家庭爲他找到一個後頂樓，這便是許多年後巴布·騷耶的住處。一張床和被褥爲他送了過去，在地

板上布置起來。「那個小窗子面對一個木場，看起來很愉快；當我佔有我的新住處時，我覺得這是天堂了。」

這樣一來，他便進入他的家庭的圈子，那一家人在監獄中比多時來在監獄外過得更安適。監獄的大門六點開，十點關。他來得及去那里用早餐，白天的工作過後，他回那里用晚餐，九點鐘到他的住處。

監獄生活中大致有一些消遣。密考伯先生所寫的那個要求改善破產債務人狀況的呈文（沒有疑問給了他很大的快樂），乃是以實生活為藍本的。不過，這在狄根斯家，為囚徒們請求恩典，為國王將近的生日飲祝，並不是一件很體面的事。這時一筆出乎意外的遺產解除了那家庭的災難，與債主們和解之後，全家遷入辟普泰太太的公寓。

鞋墨店生活

青年狄根斯在工作和責任方面也受到早期的教訓。這個在鞋墨店中開始工作的小人兒（把標籤貼在鞋墨瓶子上），引起了大量的同情。假如這同情不止於狄根斯，而普及處在類似地位的許多別的小孩子，那就很好了。

那間老店在大衛·科波菲爾中以摩德斯通·格林白公司的化名受到仔細的描寫。店址在布萊克，弗賴爾近斯特蘭的塞格佛·司退阿斯。一個與該店有股份關係的親戚為他弄到這個位置；他在那里度過的兩年，在性格和生活上留下最大的影響。大衛·科波菲爾的感情和經驗幾乎全部是作者的經驗，僅把人名地名改動了一下。他所感到的最大的需要是年紀與他相近的友伴。

我想不明白，我何以能在那樣的年紀那末容易地被打發出來……我的父親和母親都非常滿足。假如我是二十歲的年紀，畢業中學，將入劍橋，他們也不能更加滿足了……我的工作是要鞋墨瓶子：先用一張油紙，再用一張藍紙，用一條線繫起，然後把紙剪得整整齊齊，一摸一樣，直到它像藥房裏的膏藥瓶子一樣漂亮，然後罷手……兩三個別的孩子在樓下從事同一工作，得到同一工資。在第一個星期一的早晨，其中之一，穿着一件破圍裙，戴着一頂紙便帽，上樓來教我用線和打結的秘訣。他的名字是巴布·伐金；好久以後，我擅自把他的名字用道奧利威·退斯特去了……

當我與這些人爲伍時，我靈魂中的煩悶是不能用語文來形容的；把這些每天的友件與比較快活的童年的友件加以比較，覺得我先前作學者作名流的希望在我的胸中破碎了。……這種思慮的悲哀和屈辱是那末深入我的全部天性，即使在有名望受愛護也快活的現時，我時常在夢中忘記我有一個親愛的妻和孩子們；甚至忘記我是一個人，踽踽涼涼地回到我生平的那時期……

在這一時期內，他發過幾次舊有的痙攣病，他也記得房東家人和伙伴巴布·伐金的好意。

早期困難的影響

在這些早期的窮困中，這個多病的孩子的生命未被消滅，他的品格也未被環境所屈服，乃是一種奇蹟。他在給他的朋友弗斯特的信中斷言，這些困難對他日後的生活發生了一種影響。

我必須求你（他在一八六二年六月寫道）停頓一剎那，回顧一下你所知道的我的童年，並且問一問你自己，在那時形成的在比較快活的环境下失去的那一部分品格，若在最近五年中再現，是不是很自然的。舊時難忘的災難，在一個衣食不周的孩子心中釀成一種畏縮的神經過敏症，我覺得在近時難忘的災難中那病症又回來了。

不過，起因於早年困難的性格特徵，在神經過敏之外，還有幾種同樣顯著的別的。最先的也是最顯著的，是他對一切受苦的人和用力謀生活的人的廣大同情。一切人生中的不幸者，一切險惡的自私的勢力下孤立無援的受難者，尤其是後者，都在他的同情範圍之內。連不會說話的畜生在狄根斯的同情心的廣大世界中也有其地位。他最憎恨的是那些有權力作好事使別人快活但却濫用那權力使周遭的人受苦的那些人。

他也從這很早的歲月領會勞作和自立的價值。假如有一個作家對他的職業非常認真，並且經常像在一個工頭下工作，那便是狄根斯。他的遊戲像他的工作一樣用力；他一心想永遠負起任何兩個普通人負不起的任務，可能是他早死的直接原因。大衛·科波菲爾中有一段話乃是一種自白：「我生平不拘想作什麼，我一心想作好，不拘我獻身於什麼，我整個地獻上去。……凡我可以用全力來作的事，我斷乎不用一隻手來作，我現時發見我的金科玉律是，斷乎不假裝看不起我的任何作品。」

狄根斯適合於十九世紀，也貫徹了加萊爾關於勞作的意義和價值的說教，這種「奮鬥生活」的愛好大概是一個象徵。狄根斯斷乎不是像前輩作家那樣的學者。他不是像菲爾丁（Fiellding）或華爾波爾（Horace walpole）那樣把法律、政治、文學混而為一的文學兼業者，也不是像高爾斯密（Goldsmith）那樣在饑餓的逼迫下生產的文學苦力。他是把精力轉向文學的十九世紀的事業家。

一個從幼年入世自謀生活的人，大致不變成一個由僱主指揮和操縱的單純的機器，便變成一個以世界為其機器的自負的人。狄根斯的自負有時來得很近於頑固，我們隨後就知道了。他從來願意接受他的最親密的朋友的勸告和文學問題上的同情的批評，甚至時常改變一本小说的全部次序。但在別的問題上他是不肯讓步的。違反了朋友們和醫生們的勸告，他從事最後若干次的朗誦，隨着來的無法避免的結果是他的早死，英國失去其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

此外，他父親早年的窮困使他加三倍用心不使自己或他的家人陷入同一窘境。這事實使得他在不需要工作時爲了錢財的報酬而工作。他同他的出版家們斷斷講價。狄根斯斷乎不是我們現代所說的富有，不過他有足用的收入，雖然他的費用是大的。他自己的嗜好很簡單，卻愛炫示奢侈和富裕，他的最高理想是一個獨立的鄉村紳士的生活。

直到他的父母離開馬勾息監獄一些時候以後，狄根斯才能離開那個鞋墨店。這種好運似乎是偶然到來的。他父親同鞋墨店的親戚爭吵起來，因而那個孩子被解僱。他母親顯然覺得那一家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所以主張他依舊去作工。但他父親堅持送他進學校，於是他進了學校。因爲他母親這時所作的主張，這位作家終生不能十分寬恕她。對當時他永遠脫離的那生活，他所懷抱的感情，以他自己的話說得最好。

從那時到我寫作的現時，我的童年的那一段（現時好在已經結束了）不曾有一個字從我的嘴中透露給任何一個人。這時期繼續了多末久呢？是一年呢，或更多呢，或更少呢？我完全想不起了。從那時起，到這時止，我的父親和母親已經給它嚇得不能出聲。雖然離得遠，我遙遙，我從來不曾聽見他們任何一個人略一暗示到它。在我現時把它寫在這裏以前，我從來不曾對我所信任的任何人，連我自己的女人在內，掀起我當時放下來簾子，感謝上帝。

學校生活

在一八五一年，有一篇題名「我們的學校」的文章，發表在俗語（Household Words）雜誌上，描寫與老克里古爾的學校大致相同的惠靈吞·郝斯學校。那裏有同一似乎無所不知的助教，有同一粗暴的聽差，不過他却看護患猩紅熱的學生們。校長永遠用浸脹的桃花心木界尺指正算術簿，用那同一可惡的工具打犯過者的手心，或用他的大手之一惡狠狠地抓緊一條椅子，用另一隻手打那個穿椅子的人。

狄根斯過了兩年這樣的生活，我們沒有確定方法知道他得到多少啓示；我們可以斷定他受到很少的教育，因為他所描寫的英國當時的填學校沒有多大益處，我們只能把這些學校看作我們今天幸而避免的一種半開化的東西。我們知道，傑斯特朗博士的那種好學校是很多的，不過，狄根斯的小說的大多數讀者所記得的乃是克里古爾的和斯奎爾士的那種學校，這或許是一件不幸的事。

不過，正如許多別的早熟的兒童，狄根斯有一種好勝的習慣。一旦脫離那可憎的商店和鞋墨瓶子，他的精神立即發揚起來，他同別的學生們成立了一個俱樂部，藉以傳布他的小說和不公開的演戲。這一點又使我們想起小科波菲爾在學校中的活動。這個少年在這樣早的年紀便顯出對他終生醉心的兩件事的興趣——著作和戲劇。

入社會

狄根斯的教育並非在學校中得到的，因為在十四歲上他又被打發去作工了，這一次是在葛雷院作一個律師的書記。固然，他在那里接觸到一種比鞋墨店高得多的生活，但那生活的範圍是狹窄的，不能容納一個有創見的正在發長的頭腦。不過他從這經驗中，正如從一切經驗中，爲他後來的小說得到很好的材料，他的教育來自一個大城市中環繞着他的生活。他對法律 and 律師一般的描寫不常是客氣的。這個以鈔寫書信和法律文件爲專職的青年書記，有一雙看透一切的銳利的眼睛。

他是野心勃勃的。他父親是當時國會辯論的速記訪員。他也要學速記，像他父親一樣作國會訪員；不過，鑒於他在社會、政治、歷史等問題方面的知識根基太淺，於是他在辦公時間外成爲大英博物院圖書館熱心的讀者；到一八二八年他便被許可入博士院作訪員了。

他學習複雜的速記時所感受的困難，大衛·科波菲爾中有很詳細的敘述。正如大衛·科波菲爾，狄根斯也遇見過一個朵拉，她在他心中的影子使他不對失望讓步。他永遠不會同她結婚，他後來又以芙羅拉的化名寫入小多利的故事中，知道了這一點，對我們那詩意的因果報應，或許有一點矛盾吧。

厭倦了博士院——我們知道大衛·科波菲爾怎樣稱讚它的機構——狄根斯想以舞台作唯一可能的出路；當他正要接受可芬花園的聘約時，一場最幸運的病把他保留給文學；在他又要去應徵時，他轉入國會採訪一途（一八三一），這職業至少提供相當的興趣和緊張。他的勞作力和速決力使他在這裏成爲我們所說的「訪員明星」；報館的氣氛喚起他那已經發達的對重要場面和人物的注意力和非常準確的表現力。報紙對狄根斯的天才指出最後的方向。他是一個轉向小說家的訪員明星。

關於那時訪員的方式，他留給我們一種有趣的敘述。這一番話在過去時常被引用，在將來也還要重複。

我時常爲排字工人從我的速記本中鈐錄重要演說，這工作需要極端正確。鈐錯一個字便於一個青年人十分有礙；在一輛四匹馬拉的腳車中，藉着一盞昏暗的燈籠的光，我在手掌上鈐寫，這輛車子以當時可驚的每小時十五哩的速度，在深更時分，馳過荒涼的鄉間。在那老下議院的老旁聽席的老後排座位上，在我的膝蓋上記錄，我已經寫瘦我的膝蓋；在那老貴族院的一個荒僻的圈子裏，我們時常像等待重裝羊毛鑿子的那末多羊一般被圍禁在一起，站在那裏記錄，我已經站瘦我的腳。從鄉間興奮的政治會議同倫敦那等待中的報館，我確實相信我曾在地幾乎每一種交通工具中發念。在我那時代，我曾被延滞在泥濘的僻路上，在夜半將過時，離倫敦四

● Cerent Garden——地在倫敦西區，中有劇院。——譯者註。

● Woolpack——特指英國貴族院大法官的座墊內實羊毛，外包紅布，狀如暖椅。——譯者註。

五十哩，伴同筋疲力盡的馬和酩酊大醉的腳夫，坐在車輪沈沒的馬車上，在排版前趕回來，接受故布萊克先生最坦率的褒獎。

狄根斯永遠樂於承認這訪員訓練的重大益處。「我經常把我初期的成就歸功於年少時嚴厲的報紙工作那有益的訓練。」這工作教給他勤勉和觀察，也給他的天才開闢了一個寬闊的世界。

小說家

就在他以訪員出名的時節，他第一次投身於純文學。一八三三年，他把他的第一篇速寫投入月刊的信箱，那經過和得見自己的著作初次印出來的快樂的故事是很有名的。「當時我走向威斯敏士特廳，在裏邊停留了半個鐘頭，因為我的眼睛因歡喜和驕傲而模糊得不能上街，也不宜於在街上被人看見。」這篇故事或速寫題名「白楊場上的一餐」，後來以「閔斯先生及其親屬」的題名收入波茲的速寫中。

到一八三五年二月，他已經在月刊上發表了十篇速寫，不過，因為該刊不能給那個青年作家稿費，遂不得不為他將來文章的發表作新的安排了。他依舊保留晨報編輯部的地位，但在晚報上闢出地位，登載這些「表現日常生活和日常人們」的速寫。他的薪金也從每星期五幾尼●增至七幾尼，於是他在弗尼渥旅館租下了寓所。一八三六年，這些速寫再版作兩本，題名波茲的速寫，由克魯克善克作圖。這兩本速寫震動了全國，因為人們很快便知道，一個新的天才以一種奇妙的正確觀察力和人物摹畫力以及一種本地談諧的新作風在工作了。

狄根斯從沒沒無聞一躍而名滿全國。正如拜倫，他一覺醒來，發見自己成了名人，回顧那一時代，我們可以瞭解英國社會忽然賞識起他來的理由。我們應當記住，在三十年代初，司各脫（Scott）是英國小說家間的領袖人物，他所提倡的小說風格——古事傳奇，有許多摹倣者。狄根斯關心環繞他的生活，以菲爾丁和斯摩雷特先生，他們像他一樣，也關心當代的生活。因

此，他像從新的地方吹來的一縷清風。我們也應當記住，這是一個十分關心大多數人民生活的時代。新改革法案剛剛通過（一八三二年），英國幾乎得到普遍選舉權。奴隸買賣受到克拉克生的斥責，威爾勃佛斯曾經要求監獄改良，新濟貧法運動勃發了。各階級人民對「我是看顧我兄弟的嗎？」●那最重要的問題覺悟到他們應給的答案。狄根斯最早的速寫，正如他最後的小說，對低級人的生活滿具興致，同情和關切，對這一問題中的問題作了肯定的答案。狄根斯在這一方面，不說他的天才吧，又反映了那握緊民胞物與問題的十九世紀精神。

隨着波茲的速寫來的是匹克威克文件（一八三六—一八三七年）。出版家本來選定西摩為匹克威克文件作插圖，摩死後，薩克雷會來應徵，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匹克威克第一期出版，狄根斯便與晨報和晚報脫離關係，並與前僱主的女兒加德林·賀佳斯小姐結婚。從這時起，他是一個職業小說家了。

匹克威克在狄根斯文集中永遠保持其受歡迎的小說的地位。為狄根斯作傳的弗斯特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表明大家期待每月分冊出版的迫切心情。

「一個副主教，」加萊爾先生後來寫給我道，「有一晚，用他自己那莊嚴的嘴告訴我一個希奇的發瘋神聖的故事，講到一個對一個病人作宗教慰安的莊重的教士，既經自以為很滿意地作完，走出室外，他聽見那個病人不自覺地失聲道：『得感謝上帝，不拘怎樣，匹克威克就要在十天之內出版了！』可怕呀！」

書中談諧的溫厚，尤其是人物的真實，為它贏得成千成萬的崇拜者。薩木·維勒和匹克威克先生被稱為倫敦人中的吉訶德先生和桑超·潘查。

這一套書出了不過一半時，奧利威·退斯特便開始了（一八三七年）。狄根斯像這樣繼續下去，幾乎到死為止——至少有一部分冊的小說，時常有兩三部，疾速付印。若想在這裏詳細敘述這些小說及其出版情形，乃是不可能的。在下餘的篇幅中，我們只從他的傳記中舉出幾件事來，說明他的性格和著作，再對他的諸小說，特別是大衛·科波菲爾，作一簡短的討論。

看一眼這個一舉成名的青年人的像貌，或許是有益的。幸而有他的朋友麥克萊斯（MacClise）為這樣年紀的他畫了一幅像。我們現時把它翻印在這裏。為他作傳的弗斯特寫道：「臉上每一部分具有敏捷的鋒銳的神氣，有實踐的能力，有熱烈的好動的頑強的表情，看起來不像一個學者或者作家的臉，却很像一個俗世的行動家和事業家的臉。它的每一部分透露出光彩和行動。在我所說的時間四五五年後，一個最有創見的最精細的觀察家，故加萊爾夫人，談到他的臉時說道，「這好像是鋼打的。」在我介紹他與罕特（Leigh Hunt）相識後的第二天早晨，罕特寫給我道，「在客廳裏遇見的他那臉是何等奇妙的臉！其中具有五十個人的生命和靈魂哪！」」

他一生的這一時期定居在倫敦，但在退肯罕、彼得罕、斗佛、邦邱、布利登、布勞德斯台爾等鄉間作過長時間的逗留。一八四三年，他在給一個美國朋友的信中談到後一地方，我們也可以從中對他自己得到有趣的一瞥。

這裏有一個小釣魚壑，非常安靜；建立在一個懸崖上——在一個小半圓海灣的中央——就在那上面，立有我們的房子；海在窗子下面翻滾，衝撞。七哩外是古德溫沙洲（你已經聽到過古德溫沙洲了吧？）天黑以後，漂浮的燈光不斷地從那裏閃爍，彷彿它們正在同僕人們進行陰謀。村後小山上也有一個名叫北佛蘭的大燈塔，這是一種嚴肅的長者的燈光，一面斥責那些小小的輕佻的漂浮者，一面惡狠狠地向海上凝視。懸崖下是難得的好沙子，每天早晨全體孩子聚在這裏建築辦不到的防線，一到滿潮時便被海水攻下了。年紀大的紳士們和古老的淑女們，在兩個讀書室中，也在露天許多散布的座位上，依照他們自己的習俗調情。其他年紀大的紳士們整天用望遠鏡張望，永遠看不見任何東西。在一個凸窗中，在一把高椅子上，從九時到一時，一個頭髮很長不帶頭巾的漢子，一面寫，一面笑，好像他覺得他是很有趣的。他的名字是波茲。

他最早的朋友都是氣味相投的人，他們一同處得很快活，我們可以從他的書信和傳記中看出來。他的書信中最常提到的最著名的朋友有弗斯特、麥克萊斯（為狄根斯畫像的畫家）、哲婁爾德（批評家）、麥克力克（演員）。後來，加萊爾成為他的密友之一。一八四四年，這一羣朋友聚聽狄根斯聖誕小說鐘樂的誦讀，麥克萊斯留下一幅有趣的速寫。

一八三七年，發生了一種變故，他似乎永遠不會從那損害中恢復過來，他的作品似乎受了一種深刻的影響。到那時為止，他的作品富於諷諷，但缺乏真正的悲哀。那年五月，住在他家裏的他的小姨瑪麗·賀佳斯小姐在十七歲的妙齡上去世了。